

版图冲撞

十六场战争中的世界



当希腊遇到罗马

——马其顿战争之狗头山会战

罗马军团的覆灭

378年·亚德里亚堡会战

魔星照耀欧罗巴

451年·沙隆会战

1066年英格兰王冠的豪赌

——黑斯廷斯会战

红白旗的决战

——日本武家政权的开篇

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键一战

——勒班多海战

拯救美国的三天

——南北战争之葛底斯堡会战

德意志的帝星升起时

——普法色当会战

1898年无敌舰队的最后覆灭

——美西圣地亚哥战役纪实

东亚对决

——日俄大战旅顺口

美国佬来了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始末

芬兰冬天童话破灭时

——苏芬曼纳防线之战

——“海狮”搁浅之后

——英德大西洋水面的厮杀

战争史上最大的围歼战

——基辅战役

阿登豪赌

——阿登战役六十周年全景回顾

北冰洋下的“猫鼠游戏”



版图冲撞

——十六场战事中的世界

《mangazine · 名牌》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版图冲撞：十六场战事中的世界/《mangazine·名牌》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7

(《名牌》文丛)

ISBN 978 - 7 - 5458 - 0450 - 8

I. ①版… II. ①m… III. ①战争史—西方国家—通俗读物 IV. ①E19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993 号

版图冲撞——十六场战事中的世界

编 者 《mangazine·名牌》

责任编辑 王 璇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1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58 - 0450 - 8/E · 6

定 价 22.00

序

毛 哲

《名牌》杂志是一本专门报道名牌产品的杂志吗？八年前没能克服的那个小小的技术难题，让我和我的同事们至今还要在个别时候回答一些新朋友们提出的类似问题。

好在时至今日，这样的问题我们遇到的越来越少，在与我们的读者携手走过近八年的时光之后，我们已经让越来越多的读者了解我们、熟悉我们。现在，提起《mangazine·名牌》，大家都知道这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依托南方周末报系创办的一本男性精英杂志，一本中国男性高端生活杂志的先行者。

说《名牌》杂志是中国男性高端杂志的先行者毫不为过。八年前，在一个中国女性高端时尚生活杂志已经花开遍地、灿若云霞的时节，以男性为目标读者的高端生活杂志却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本在勉强支持，经过报摊，你会发现在众多花枝招展的女性杂志中间，那一两本风格硬朗的男刊多少显得有些落寞和寂寥。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名牌》杂志创刊了。

与那些身在中国时尚消费之都上海、北京的同行们不同，《名牌》杂志在创办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立足本土、坚持原创的办刊方向，加上置身于深具影响力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之内，《名牌》注定带有南方血脉中那种强调立场、彰显担当的基因。可以说，《名牌》的叙述框架是独特的，从它创刊伊始，就成为精英男性的“梦想载体”而自任。八年间，我们潜心关注于中国社会精英的蓬勃生长，关注他们辉煌的事功，关注他们深邃的思想，并适时为他们提供一个互相认知的平台，为他们提供一些与其事业相称的有关生活的建

议。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办刊理念,使我们获得了诸多中国精英读者的关注和喜爱,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彼此并一路并肩而行。

八年时间,中国的男刊阵营中,不断有人耀眼登场,也有人悄然离席,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市场越来越繁荣,我们的同行者越来越多,而《名牌》杂志也在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市场却越来越大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人生有很多节点,会让人驻足回望,那蓦然间的一回首,就像是一个农夫在起身擦汗的那个片刻回望自己身后已经播下的绿色田畦,可以给自己一些在金秋时节获得丰收的想象;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在拂去满面风尘的瞬间回望自己一路行来的漫漫长路,以便给自己接下来的旅程找到一些力量。

不知不觉,《名牌》杂志创办已近八年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也许该是让我们自己稍稍驻足回望、给自己一些鼓励的时候了。

于是,我们将这八年来《名牌》杂志刊发过的文章进行了一些盘点,按不同类别编纂成书,也就是现在呈现在各位面前的这个样子。我们不担心这些已经生成数年的文章已经过时,是因为我们充满自信:这八年来,我们一直在用心编辑制作这本杂志,我们固执地认为能够在《名牌》杂志上刊出的文章都是好文章,而好文章是有生命的,一定经得起时间的审视,就像一坛好酒,时间只会赋予其更丰厚的韵味,使其显得更加珍贵。

《名牌》杂志创始人、我的好朋友向熹先生当年曾给《名牌》杂志写一篇足以传世的创刊词,很喜欢他写下的这句话:“爱其爱,梦其梦,担当其所担当!”我想,在当下的社会,敢爱、敢梦、敢担当是何等的洒脱、何等的令人向往,为人处世、撰文办刊都当以此为最高境界。所以,在这里请允许我拿这句话放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并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爱其爱,梦其梦,担当其所担当!

目录

序 / 01

当希腊遇到罗马——马其顿战争之狗头山会战 / 01

罗马军团的覆灭——378年：亚德里亚堡会战 / 15

魔星照耀欧罗巴——451年：沙隆会战 / 27

1066年英格兰王冠的豪赌——黑斯廷斯会战 / 39

红白旗的决战——日本武家政权的开篇 / 53

基督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键一战——勒班多海战 / 59

拯救美国的三天——南北战争之葛底斯堡会战 / 66

德意志的帝星升起时——普法色当会战 / 80

1898年无敌舰队的最后覆灭——圣地亚哥战役纪实 / 94

东亚对决——日俄大战旅顺口 / 108

美国佬来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始末 / 116

芬兰冬天童话破灭时——苏芬曼纳汉防线之战 / 123

“海狮”搁浅之后——英德大西洋水面的厮杀 / 139

战争史上最大的围歼战——基辅战役 / 146

阿登豪赌——阿登战役六十周年全景回顾 / 156

北冰洋下的“猫鼠游戏”——北约、俄罗斯的海底攻防 / 164

编后记 / 171

西方历史上常常将希腊、罗马连称,给人的印象如父死子继,是文明世界内部的和平过渡。但事实上,罗马崛起之日,也正是希腊人如日中天之时,从希腊到罗马的霸权转移足有三个世纪,在这数百年中,希腊和拉丁两大民族之间有过许多次折冲樽俎、尔虞我诈、针锋相对直至最后兵戎相见。是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大战让希腊人从世界的主宰一步步沦为二等民族,也奠定了罗马称雄地中海的霸业。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的狗头山会战(Battle of Cynoscephalae,音译为奇诺斯刻法莱会战)就是双方第一次决定性会战。此战的结果,不但永久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也带来了西方军事史上的重大变革。

当希腊遇到罗马

——马其顿战争之狗头山会战

李峻 宋珏

希腊化世界与罗马的崛起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之后,希腊人在已知世界中已经没有敌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都变成了四海一家的“希腊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只是亚历山大过早逝世而没有子嗣,才使一个酝酿中的大希腊帝国在他身后四分五裂。经过几十年的混战,亚历山大的将军们最终确定了彼此的势力范围,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安提柯家族(Antigonids)领有亚历山大的本国马其顿,统治马其顿和希腊半岛;托勒密家族(Ptolemies)统治埃及等亚历山大帝国的非洲部分,而赛琉古家族(Seleucids)则得到了帝国的亚洲领土。另外还有一些星罗棋布的小国。其中雅典、斯巴达等一批旧希腊城邦的地位很是特殊。由于它们在希腊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马其顿征服希腊半岛后,名义上还让它们保持独立,尽管它

们实则已成为马其顿的附庸。马其顿在希腊半岛的几个关键据点驻有重兵,以保证对希腊的控制。但在各大王国争夺势力范围时,这些小城邦也乘机在夹缝中拓展空间,日趋独立。由这些城邦组成的埃托利亚(Aetolian)和阿该亚(Achaean)两个同盟加入博弈,让本已纷繁复杂的希腊政治版图更加变幻莫测。

亚历山大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当各希腊国家正在为野心或自由而争斗不休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希腊化世界的西陲,一股异族力量正勃然兴起。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下半叶,希腊化世界中出现了一点不起眼的裂痕:半岛上的一个拉丁城邦罗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控制了整个半岛,赶走了那里的希腊殖民者,并战胜了西地中海的强国迦太基(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前229年,罗马派遣一支舰队越过亚得里亚海,击败并占领了东岸希腊人的伊利里亚王国(Illyria)。由此,罗马闯入了希腊化世界的中心。

虽然族属、语言和风俗都相去甚远,但罗马是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对希腊的态度也犹如当年的日本对中国,一方面对对方的文明钦慕不已,希望得到对方的承认;另一方面又因为被排斥在文明世界之外而妒恨交加,充满敌意。这种嫉妒交织的情结正是罗马和希腊微妙关系的症结所在。当进入希腊世界之初,希腊世界目前的状况正好同时满足了罗马人两方面的渴求。他们一方面对那些已经衰落的古老城邦热情友善;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对各希腊强国加以打压,以希腊的“解放者”自居,不断为在希腊扩张势力寻找合适的理由。

罗马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希腊化世界的老大——亚历山大帝国的正牌传人马其顿。最初几年,马其顿自身政局不稳,政变频仍,无暇顾及国外事务。到了前221年,也正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一年,一个十八岁的年轻王子登上了马其顿王位,称腓力五世(Philip V)。腓力早就警惕罗马的扩张,继位后,开始部署反击计划。马其顿对罗马的态度日趋强硬,两国矛盾一触即发。

这时候,罗马的宿敌迦太基抢先一步。前218年,经过周密准备,迦太基

名将汉尼拔(Hannibal)率军传奇性地越过阿尔卑斯山,从此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战争初期,腓力尚持观望态度,著名的坎尼之战(Battle of Cannae,前216)后,罗马军主力被全歼,腓力以为迦太基必胜,于是不再犹豫,与汉尼拔订立联盟,并承诺派遣一支军队渡海到意大利作战。马其顿与罗马进入战争状态,史称“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前215—前205)”。

然而这次“马其顿战争”几乎算不上是一场战争。由于罗马掌握制海权,马其顿海军又很弱小,要渡过亚得里亚海谈何容易。罗马海军先发制人,占领了马其顿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几个港口,更让腓力手足无措。他还没有将整个马其顿的力量全部压上和罗马人决一死战的魄力,而幻想靠汉尼拔打垮罗马主力后,再趁机攫取胜利果实,结果几度错失战机。剑拔弩张的形势转为宣而不战的僵持,演绎了一出“东线无战事”的闹剧。同时,罗马人为解除马其顿的威胁,也积极笼络埃托利亚联盟等希腊内部的反马其顿势力,鼓动他们在希腊本土发动起义,反抗马其顿的统治。在罗马的支持下,希腊各地的暴动此起彼伏,腓力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镇压希腊的叛乱,所谓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到头来竟成了一场希腊内战。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十年,马其顿内外受敌,加上北方的游牧蛮族趁机入侵,打得十分艰难,而埃托利亚人也承受了很大的损失。两败俱伤之下,埃托利亚人不愿再受罗马的指使。前205年,双方将罗马撇在一边单独媾和。不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耗尽元气的罗马自己也向腓力提出媾和。腓力眼看指望不上汉尼拔,便接受了罗马的和议,双方的疆界恢复了战前的局面。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虽然以平局结束,但此时希腊历经十年内战,各方均一无所获。而罗马一边,虽然也承受了战争的巨大负担,但摆脱了马其顿的威胁后,全力对付迦太基,终于取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全胜,不但补偿了各方面的损失,还进一步扩张了在地中海的势力。此消彼长,罗马的坐大已成定局。如果说在战前,对希腊世界而言罗马还只是西方天边的一片乌云,那么现在这片乌云已经占据了半个天空,并即将降下狂风暴雨。

战云再起

狂风暴雨或天降甘霖，这得看对谁而言。对很多希腊城邦来说，罗马的出现是它们摆脱马其顿的统治，重获自由的好机会。毕竟，这时候罗马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海外国家，没有人能料到它会在几十年后成为地中海的统治者和希腊半岛今后许多世纪的主人。包括雅典在内的一系列希腊城邦都和罗马订立了同盟，以求共抗马其顿。

腓力接下去几年的政策转变更把这些希腊同胞推向了罗马一边。前205年，埃及国王托勒密四世死，幼子托勒密五世继位，年方五岁，政局不稳。腓力趁机与赛琉古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签订密约，准备合力瓜分埃及及爱琴海地区。此后几年，腓力四向用兵，甚至打到了小亚细亚沿岸。表面看这与罗马无关，但在当时的敌对情况下，马其顿的壮大就是对罗马的威胁；并且这样一来，罗马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线就会被切断，将给罗马造成致命的打击。

这时，小亚细亚沿海罗得岛(Rhodes)、柏格曼(Pergamon)等深受马其顿欺凌的城邦遣使到罗马元老院，日夜作秦庭之哭，激起了罗马元老们的同仇敌忾之心，决心以武力彻底解决马其顿问题。但罗马刚刚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一般民众都有厌战情绪，罗马是半民主国家，宣战必须经过公民大会的同意。为了挑起战争，元老院派人去马其顿“调解”，实则是提出苛刻的要求，以激怒腓力主动宣战。结果，面对傲慢无礼的使者，腓力微笑着说了一句妙语：“我原谅你所说的无礼言辞，因为你是个罗马人。”罗马使者悻悻而回，这次挑衅没有达到目的。

但不久之后，罗马人就找到了更过硬的理由：前201年底，马其顿“入侵”了罗马人的正式盟国雅典——其实只是一次边境纠纷。在罗马人的唆使下，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在前200年夏，雅典向马其顿宣战。按照两国的条约，罗马必须出兵。元老院便以此为理由向人民大会提议宣战，终获通过。于

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

在正式交战前，首先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外交战：用中国的话来说，马其顿要“合纵”，即组织一个对抗罗马人的希腊人大同盟；罗马要“连横”，即联合不满马其顿霸权的其他希腊城邦，一同对付马其顿。腓力运气不佳，他最重要的盟友塞琉古的安条克大王此刻正忙于叙利亚的战事而腾不出手来；至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本身就面临马其顿扩张的威胁，自然立即投入罗马人的怀抱；其余各希腊邦国，慑于腓力这几年的穷兵黩武，或多或少都站在罗马人一边以求遏制马其顿。马其顿空前孤立，最终不得不靠自己及个别卫星国对抗罗马及其希腊盟友。

然而即使如此，马其顿仍然是马其顿，希腊化世界第一强国，也是曾经征服过半个世界的军事大国。当一百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在波斯和印度驰骋纵横之时，罗马人还没有进入文明世界。他们是靠什么异军突起，去征服马其顿乃至整个已知世界的呢？

马其顿方阵 vs 罗马军团

单从军事角度来说，马其顿与罗马的较量根本上是两种步兵作战体系的较量：马其顿方阵(Macedonian Phalanx)和罗马军团(Roman Legion)。

马其顿方阵创始于亚历山大之父腓力二世，由古老的希腊方阵改良而成，在亚历山大的手上名扬天下。每一个方阵约有八百人，由十六至三十二排组成，每排由二十五到五十人排成一行，士兵们紧靠在一起，相隔不到半米，脖子上挂盾牌，双手握着长矛。前五排士兵的长矛向前伸出，构成密密麻麻的矛尖阵。长矛的长度，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的时代尚只有四五米，到了腓力五世居然延伸到了七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一来，前方敌人的每一名士兵，都可能同时面对着数十支矛尖，如果想要硬碰硬冲破马其顿方阵，几秒钟内便会被戳成蜂窝。而他们手上的兵器，无论如何碰不到六七米外马其顿士兵的身体！士兵的重装甲能够抵御一般的弓箭或标枪，

马其顿方阵在前进时，几乎像坦克一样无可阻拦。

但如此锐不可当的钢铁战线，却几乎完全丧失了灵活机动性。由于马其顿方阵结构紧密呆板，几乎只能朝一个方向前进，而对两翼却完全没有保护的能力，必须靠其他兵种来保护。当年亚历山大是将方阵作为向前推进的平台，而在此之上将机动骑兵作为决定性的打击力量。但到了腓力五世时代，骑兵的作用却下降为保护方阵的两翼，而以马其顿方阵为战斗主力。侧后方的极端薄弱是马其顿方阵的重大隐患，但由于马其顿长期以来面对的敌人都是同样使用类似方阵的希腊同胞，这就成为双方共同的盲点。但当面对罗马军团的时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军团”是罗马人在军事领域的一大发明，也是由古希腊方阵改进而来。标准情况下，每个军团约由六千名步兵和三百名骑兵组成，步兵又分为前后三条阵列，每一阵列约为两千人，分为十个中队，每个中队（两百人）包括前后两个百人队（一百人）。中队之间彼此拉开相当于自身宽度的距离，这样可以使每一阵列都恰好能插入前一阵列的空隙处。

在遇到敌人时，首先由骑兵队侦察敌情，然后第一阵列出战，组成战斗队形，此时每个中队后方的百人队迅速向前插入中队之间的空隙中，正好可以填满所有空隙，使整个阵列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整体。第一阵列首先投出标枪，然后冲入对方阵中，用剑和盾厮杀。如果第一阵列旗开得胜，后方军队就跟上一同砍杀，加速敌方的崩溃；如果第一阵列久战不胜，则按原队形从第二阵列的空隙中退下，退到整个军团的最后。如此，第二阵列便成为新的第一阵列，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后队插入前队组合起来，发动第二次攻击高潮。第二阵列是整个军团中最强悍的士兵，在敌方疲惫之余投入这样的力量，往往能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即使对方扛过了这一波，还有第三阵列在严阵以待。三重攻击之后，能挺住的敌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即使真碰上这样的强敌，原来的第一阵列又会再度出击，开始第二轮三重进攻。

相对马其顿方阵而言，罗马军团的灵活性要大得多，可以自由地散开或集中，或单打独斗或集群攻防，是西方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典范。当然，同样依赖步兵的罗马军团并非无懈可击，如果在开阔平原上，就很难和游牧民族

的机动骑兵一争高下,后来同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许多会战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幸运的是,当时的罗马人并没有碰上这样强悍的劲敌。在公元前 200 年,也就是我们的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四十万匈奴骑兵包围的那一年,西方历史要决定的却是马其顿与罗马两种步兵体系的高下。

雾 中 相 遇

前 200 年秋,罗马执政官迦尔巴(Galba)率两个军团、一千名努米底亚(Numidian)骑兵和从迦太基俘获的若干头战象,从亚平宁半岛最东端的布林迪西(Brindisium)出发,穿过亚得里亚海与伊奥尼亚海之间的奥特朗托海峡(Otranto),在对岸的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今阿尔巴尼亚的 Vlore)登陆。罗马军随即占领了阿波罗尼亚及附近地区,作为深入希腊半岛的桥头堡。同时,罗马舰队约一百八十艘船驶入半岛东面的埃吉那(Aegina)和雅典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以援救雅典并牵制马其顿。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前 199 年,西岸的罗马主力军取直线向马其顿本土挺进,另有三路攻势与之相配合:罗马舰队偕同雅典等希腊盟国在东方海岸袭扰马其顿沿岸,达尔达尼人(Dardanians)挥师南下,埃托利亚人兴兵北上,马其顿面临四面受敌的危险。但腓力知道,重点还是迦尔巴一路的攻势,只要能挫败这支主力军,其余几个蕞尔小邦兴不起什么风浪。为了诱敌深入,腓力将全军撤入马其顿内地,迦尔巴率军追击,进入马其顿的山地,很快便因为缺乏补给而陷入窘境。还没有发生真正的大规模冲突,罗马军便不得不撤回到阿波罗尼亚。迦尔巴不敢再冒险出击,战事陷入僵局。腓力乘机在其他地区肃清了各路来犯之敌,收复了马其顿全境,并转入攻势。罗马不得不加派援兵,并以执政官维利乌斯(Villius)代替迦尔巴担任主帅。一来二去,战事仍然没有多大起色。

到了前 198 年春,由于执政官换届,罗马再度易将,由二十九岁的新任执

政官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接任全军统帅。弗拉米尼努斯是个喜爱希腊文化的年轻人,斗志旺盛而又沉着冷静。他率军再度深入希腊半岛。腓力南下迎击,两军在亚乌(Aous)河谷对垒一个多月。最后,罗马军忽然从小道绕至马其顿军背后突施奇袭,马其顿损兵两千人,不得不退守腾伯(Tempe)山口,也是马其顿本部的门户。到了这个地步,腓力也感到难以为继,于是向弗拉米尼努斯提出和谈。弗拉米尼努斯此时也没有胜算,于是答应休战两个月。

对双方来说,和谈只是为接下去的战事争取时间。元老院的条件仍然极为苛刻,腓力手中还有精兵良将,自然不肯接受。谈判很快破裂,战衅重启。腓力孤注一掷,大举征发戍兵,集结了约两万五千人的兵力,其中一万六千人为方阵兵(可以组成二十个马其顿方阵),另有两千名轻盾兵,两千名重装步兵,一千五百名色雷斯部落兵及不到两千名的骑兵。罗马军兵力与之相若,但包括希腊盟军在内,有三千名骑兵。

前197年春,弗拉米尼努斯率罗马军从希腊半岛东南部大举北上,并调集了船队,从撒丁岛、西西里和非洲各地运载粮草,沿希腊海岸前进,以解决军队在马其顿境内的补给问题。腓力侦知罗马人的动向后,也率军从腾伯南下色萨利(Thessaly),主动邀击敌军。到了6月的一天(具体日期失考),不知不觉中,双方的主力军已经只隔着一座山脊。等到侦察骑兵发现对方时,双方又都因为地形不便而不愿开战,而是分别沿着山脊两侧平行前往山脊尽头的一个小镇——斯库图萨(今希腊 Skoutusa),腓力军中缺粮,打算在那里获得补给。

两军隔着山脊走了两天,第二天傍晚,他们先后来到一座叫做“奇诺斯刻法莱(Cynoscephalae)”的小山的两侧。这个山名听起来莫测高深,其实在希腊语中是个再简单粗俗不过的名字——“狗(cyno-)头(cephal-)”。这一天晚上,双方就在“狗头山”的两边分别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继续前进。但天气的突变却使得事态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第二天清晨,滂沱大雨从天而降,继之以白茫茫的大雾。山峰和山谷都浸在浓雾中,甚至几米开外都看不见。弗拉米尼努斯和腓力都担心对方会

趁雾色偷袭，于是各自派出一支骑兵，向狗头山方向进行侦察。

几个罗马人在雾中登上山脊，却看到一支马其顿骑兵赫然已在上方巡视。马其顿人发现罗马兵忽然从浓雾中出现，立即策马冲来。罗马人毫无防备就受到猛攻，大雾中什么都看不清楚，还以为马其顿的主力已经倾巢来袭，于是慌里慌张地逃下山来，向弗拉米尼努斯报告，说马其顿的主力军已经占据了山顶，并向我军侧面袭来！而马其顿骑兵也报告腓力说，发现罗马军向自己侧面偷袭，让腓力大吃一惊。

可想而知，基于这样的错误情报，双方为了保护自己的侧翼，都会全力转向狗头山方向以迎击敌人。就这样，一场清晨的浓雾和双方的错误判断意外引起了五万人以上的血战，这也是整场战争的最后决战——狗头山会战。

前进！马其顿方阵！

在被马其顿人在狗头山顶痛扁一顿之后，被激怒的罗马骑兵全部出动，和埃托利亚盟军的骑兵一起向山脊反攻。这回轮到少量的马其顿骑兵寡不敌众，转眼就被罗马骑兵赶回山后。然而正当罗马骑兵意气风发，全力追击时，却又在雾中闯到了一支刚刚开拔的马其顿方阵面前。在浓雾中，一排排矛尖忽然闪现，大军的呐喊震耳欲聋，而两翼的马其顿骑兵也冲上来包围，罗马人知道寡不敌众，而对方刚刚发动进攻，就争先恐后地策马狂奔，从刚才攻上来的山坡逃了下去。这回轮到马其顿骑兵追击了，罗马骑士们死伤惨重。幸好有埃托利亚人出来断后，才让大部分罗马人及时逃走。

正在此时，浓雾一度散开，腓力清清楚楚地看到狗头山上罗马骑兵狼奔豕突的窘状，喜不自胜。他本来不想在这一天开战，首先是因为雾太大妨碍行军，其次是因为他有相当一部分军队还在附近的乡间征粮或者说抢粮，分散了兵力。但目前既然已经开打，形势又一片大好。腓力便决心夺取山头的制高点以遏制罗马人可能发动的进攻。他派雇佣军将领雅典那戈拉斯

(Athenagoras)率骑兵队去占领“狗头山”。很快,雅典那戈拉斯肃清了山头断后的埃托利亚骑兵,再次占领了狗头山顶。浓雾同样影响了雅典那戈拉斯的判断力,他竟然向腓力报告说,罗马的主力部队已被击败:“敌人逃跑了,不能错过机会,野蛮人在我们面前无法立足,今天是属于陛下的。陛下的时机到了!”

这大概是腓力自开战以来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报告。击败罗马,重建霸业的美妙前景似乎已经在向他招手。腓力不再犹豫,决定抓住时机率先出击。他命大军组成方阵,登上狗头山,准备下山追击敌人。又让将领尼卡诺(Nicanor)去统领正在从乡间赶来的剩下一部分军队,要他们赶到后部署在自己的左侧,作为全军的左翼以延长自己的阵线。

腓力的决定是建立在罗马人业已败退的判断上的,否则军队的左右翼前后分开,难以彼此应援,是一种很危险的部署。可当他登上山头时,看到的情形却和自己的料想相反:罗马军不但没有退去,反而正在以军团阵形在山腰上向上前进。原来,弗拉米尼努斯也同样想要抢先占领高地,在骑兵撤退后就命令大军夺取狗头山顶。这样一来,双方不得不打上一场硬仗。腓力得为他的疏忽付出惨重的代价。

腓力知道现在的危险:由于自己的左翼还没有到位,如果等待得太久,罗马军很可能从正面牵制自己,而右翼则越过山脊,歼灭正在路上而不成阵列的尼卡诺军,然后挥军夹击自己右翼的后方,将自己的军队全盘歼灭。腓力由此只剩下一个选择:他必须首先主动出击,抢先击溃罗马军左翼。正巧,在他的面前是相对平缓的山坡,适合使用马其顿方阵。腓力于是把军队折叠起来,加深了一倍的纵深,以加强打击力度。然后迅速组成马其顿方阵,先声夺人地向山下发动猛攻。

晨雾已经散尽,上午的阳光照在狗头山上,在罗马人的左面,马其顿轻步兵已经发起了进攻。双方正准备开始激战,忽然在山头上,马其顿人发出整齐的呐喊,一大片长矛之林赫然出现。后方的士兵将长矛高高举起,大约有两层楼的高度。排列整齐的矛尖在阳光下闪耀着骄傲的银光,加上山坡本身的高度落差,更让下方的罗马人看得头晕眼花。前面五排士兵已经将

矛头向前伸出，数百枚矛头组成了一面银光闪闪的死亡之墙，直逼向罗马人。这无疑是罗马军团自创建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

据说此时罗马人一度有崩溃的迹象，但弗拉米尼努斯向他们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让他们回顾以往的胜利，从中汲取战斗的勇气，终于使罗马人又恢复了镇静。尽管罗马军团远不足以和方阵正面对抗，但他们并没有崩溃，而展现出良好的灵活性和纪律性。随着马其顿方阵的步步进逼，罗马军团的正面开始向内凹进，一个个中队转向两边，正如罗马史家李维所形容的，形如“在风中弯曲却并不折断的树枝”。马其顿方阵在此暴露出来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对内部协调一致的高度要求，它前进得太慢，对敌人罕有直接的杀伤力。对方可以从容逃走或迂回，而方阵却很难追击。此战中罗马方面虽然一度极其不利，却不过战死数百人，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罗马人被压向方阵的两边后，便试图从侧翼攻击方阵的“罩门”，但那里有骑兵和轻步兵的保护，罗马人并不那么容易得手。即使有个别人能够冲破阵线，也旋即被消灭，不会带来太大的麻烦。随着方阵的胜利前进，罗马军的左翼被迫不断弯曲和后退，一步步濒临崩溃。

腓力在山头观战，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罗马军团已经被压缩到极限，看起来很快整个阵线就会被攻破。唯一的问题大概就是方阵前进的速度太慢了，但只要尼卡诺的增援部队一赶来，仍然可以左右并进，大破敌军。可问题是，尼卡诺来得及赶到么？

扭转战局的象军

当腓力率右翼的方阵步步推进时，弗拉米尼努斯开始转到了他的左面，亲率罗马军右翼越过峰顶左侧的山脊，向另一面进发，企图抢先击溃尼卡诺所率领的马其顿军左翼。时间差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腓力先击溃罗马军的左翼，就可以从容消灭剩下的一半军队，而如果罗马人先攻破马其顿的左翼，腓力的处境就岌岌可危。可由于马其顿方阵前进的缓慢，优势的天